建道學刊 42 (2014): 117-143

「我信聖徒相通」的當代意義[1]

李文耀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在眾多教會信經中，相信〈使徒信經〉（"The Apostle's Creed"）是最普及的一條。假如我們隨意訪問十個弟兄姊妹，請他們說出基督教三大信經的名稱，相信〈使徒信經〉被提及的次數是最高的。為甚麼？因為信徒接觸〈使徒信經〉的機會比其他信經大得多。在一些較注重禮儀的教會崇拜裏，集體宣認〈使徒信經〉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有些教會則在舉行聖餐時才背誦〈使徒信經〉一遍。為了讓信徒多看〈使徒信經〉，有教會把它印製在精美的年曆卡上，方便攜帶。[2] 在西方教會，

[1] 本文之初稿於2013年11月26日之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活泉堂六十二周年堂慶神學講座中發表，此講座由播道會活泉堂與建道神學院合辦，為期六個星期（逢星期二晚上），分別由六位神學系教授從不同的向度探討「使徒信經的當代意義」。

[2] 由鑽石山浸信會於2004年印發，筆者拿了一張，至今仍放在錢包裏。

〈使徒信經〉不單普及，也很重要。[3] 教會史學者凱利（J.N.D. Kelly）指出，〈使徒信經〉在基督王國是〈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The Niceno-Constantinopolian Creed," 325 / 381年）以外一個最重要的宣認公式。[4] 路德亦視之為規範信仰的三大摘要之一。[5] 本文不是要檢視〈使徒信經〉的普及性和重要性有多大，乃是在這個前設下，進一步詢問：究竟我們有多認識信經的內容？〈使徒信經〉對今天的基督徒有何意義？我們經常接觸〈使徒信經〉，背誦〈使徒信經〉，然而我們不一定很了解它的意思和意義。

〈使徒信經〉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其中有兩個問題的爭議較大，一個關於耶穌基督曾否「降在陰間」（*decendit ad inferna*），另一個關於拉丁文*sanctorum communionem*（一般譯為「聖徒相通」）的原意是甚麼。本文集中討論後者，先提出*sanctorum communionem*這片語在翻譯上的可能意思，繼而扼要地回顧這片語在神學理解上的發展和爭議，最後以當代神學所提的「共融」觀念（the idea of communion） 反思信經對今日教會的啟迪和意義。

一 *sanctorum communionem* 在〈使徒信經〉的可能意思

眾所周知，〈使徒信經〉以「我信……」（*Credo...*）分成三個大段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Credo in deum patrem omnipotentem*）、「及〔我信〕耶穌基督」（*Et in Iesum Christum*）與

[3] 學者指出，〈使徒信經〉在東方教會並不普遍，甚至未曾使用過；參Liuwe H. Westra, *The Apostle's Creed: Origin, History, and some Early Commentaries* (Beligum: Brepols, 2002), 5。

[4] J.N.D.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3d ed. (Essex: Longman, 1972), 368.

[5]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368.

「我信聖靈」（*Credo in spiritum sanctum*）。*sanctorum communionem* 這片語便是落在「我信聖靈」的部分裏。在句子結構和排列上，我們看到*sanctorum communionem*出現在「聖而公之教會」與「罪得赦免、身體復活和永生」之間，這是否有特別的含義？*sanctorum communionem* 是「聖潔的教會」與「信徒在聖靈裏得到各樣的福氣」的橋樑嗎？它會不會只是「聖潔的教會」的進一步表述呢？

Credo in spiritum sanctum, sanctam ecclesiam catholicam, *sanctorum communionem*, remissionem peccatorum, carnis resurrectionem, et uitam aeternam.[6]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sanctorum communionem*, the remission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 and eternal life.

在解答之前，我們要對〈使徒信經〉有基本的認識。首先，早期教會的三大信經包括〈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 325年）、〈迦克墩信經〉（"The Chalcedonian Creed," 451年）及〈亞他拿修信經〉（"The Athanasian Creed"），我們找不到*sanctorum communionem* 的字眼。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深入討論。假如我們同意，這三大信經已把信仰的核心內容涵蓋了（至少早期教父是如此想的），那麼，因着*sanctorum communionem*沒有在它們當中出現，我們便可大膽推斷，這是一個次要、邊陲的教義問題。換句話說，即使我們對之有不同的理解，亦不產生我們是否墮入異端的爭議。[7]

---

[6] 這個拉丁文版本被公認為官方版本，學者以*textus receptus*或T去表達它，相信是八世紀末或以後的產品，發源於高盧（Gaul），即現今的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北部、荷蘭南部、瑞士西部及德國萊茵河西岸的一帶；參Westra, *The Apostle's Creed*, 21-22。

[7] 當然，要這個推斷健全地成立，還要更多歷史的考究作支持。始終，我們不能因*sanctorum communionem*沒有在三大信經中出現，便假定它必然是次要的信仰宣認。我們可以倒過來說，正正因為它的重要性和獨特性，撰寫〈使徒信經〉的人才把它加進去，縱使其他重要的信經均沒有提及。

此外，〈使徒信經〉的形成亦有一個發展過程，不是一下子便確立下來的。學者告訴我們，〈使徒信經〉的輪廓最早可見於二世紀末，而最後的版本（*textus receptus*）大概出現於七至九世紀間。[8] 學者亦發現，〈使徒信經〉在不同的地區便有不同的形式，直至811至813年間，當查里曼大帝（Charlemagne，約742-814年）下令把信經統一起來，情況才出現轉變。相信這是為何*textus receptus*成為官方的版本，被廣泛使用的原因。[9] 與本文相關的一個有趣發現是，*sanctorum communionem*是後加的認信，而且不是所有版本都有的。在愛任紐（Irenaeus，約130-202年）的《駁異端》（*Adversus haereses*）中，我們可粗略地重構一條專為洗禮而設的信經（baptismal creed），其內容便停在「我信聖靈通過先知說話」（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who spoke through the prophets）上，沒有教會的認信部分。[10]

特土良（Tertullian，約160-225年）在《論洗禮》（*De Baptismo*）提出：「每當聖父、聖子和聖靈在那裏，那裏就是教會，即三者的身體」（wherever the three are, that is Father and Son and Holy Spirit, there is the Church, which is the body of three）。當中我們看到「教會」在洗禮的認信文中，卻沒有*sanctorum communionem*。[11] 究竟這片語何時出現在信經呢？學者發現，*sanctorum communionem*出現在耶柔米（Jerome，約345-420年）的《懺悔錄》中：「我信在聖而公之教會罪得赦免、*sanctorum communionem*、肉身復活到永生」（Credo remissionem peccatorum in sancta ecclesia catholica, *sanctorum communionem*, carnis

[8] Lossky Nicholas and others, eds., *Dictiona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1991), 40.

[9] Westra, *The Apostle's Creed*, 73-74.

[10] Stephen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Naperville: Alec R. Allenson, 1964), 19.

[11]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23-24.

resurrectionem ad vitam aternam）。[12] 或許，這是最早有*sanctorum communionem*的信經。然而在通用於四世紀羅馬教會的版本中（學者稱為R），卻沒有*sanctorum communionem*。[13] 故此，版本之間、地區之間是有所不同的。[14] 無論如何，〈使徒信經〉有一個相當複雜的成形過程，而*sanctorum communionem*只是後來才被加進去和被確立的。至於為何要加插這個片語，相信有其箇中的歷史、屬靈原因，值得進一步探討。

問題仍在：*sanctorum communionem*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我信*sanctorum communionem*」與「我信聖潔的教會」（Credo...*in sanctam ecclesiam*）有沒有分別？我們先從字義分析一下。*sanctorum communionem*由兩個拉丁文字組成，前者是所有格（genitive），後者是直接受格（accusative）。文法上，由於*sanctorum*是眾數，*communio*是單數，整個片語便應該譯為communion of holy XX，而不是holy communion。在舊約中，「聖潔」（קֹדֶשׁ）的基本意思是「分開／區分」（separatedness）。與俗物（common things）區分出來，歸給上帝的物便是「聖潔」。俗物可再分為潔淨（clean）與不潔淨（unclean）的。[15] 當一羣人被上帝分別出來歸給自己，他們便是聖潔的民族，如出埃及記十九章6節：「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因着這個身分的轉變，「聖潔」亦可引伸到道德方面，成為一個要求：「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十九2）這不是說，歸給上帝的人在本質上改變了，成為聖潔。「聖潔」其實是一個衍

[12]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92-93.

[13] Westra, *The Apostle's Creed*, 27-28, 540.

[14] Westra列出五十多個版本，當中只有十多個有*sanctorum communionem*的片語；Westra, *The Apostle's Creed*, 251, 540-62。

[15] Gordon J. Wenham, *The Book of Leviticus*, NICO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9), 18-22.

生物（derivative），當人歸給上帝後，他／他們便分享／沾染上帝的聖潔。[16]

「聖潔」的概念亦可應用在物件上，如利未記二十二章10節：「凡外人不可吃聖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聖物。」當新約作者用ἅγιος表達「聖潔」時，意思與קָדֹשׁ相同。「聖潔」可應用在物件上，也可應用在人身上（太七6；林前三17）。聖經作者強調，只有耶穌基督是聖潔的：「拿撒勒人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上帝的聖者（ὁ ἅγιος τοῦ θεοῦ）。」（可一24）然而，蒙上帝揀選的人可以分享耶穌基督的聖潔：「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裏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林前一1～2）可見，聖潔是一個關係性的概念（a relational concept）。凡是歸給上帝的人和物都能夠分享／沾染上帝的聖潔。究竟*sanctorum*在〈使徒信經〉中是指甚麼呢？在文法上，*sanctorum*均可指涉男性（masculine）及中性（neuter）。當我們視之為一個男性的用字，*sanctorum*便指着「聖徒（眾數）」（holy people／saints）而言；當它是一個中性的用字，那麼*sanctorum*便是「聖物（眾數）」（holy things）了。

拉丁文的*communio*亦有多個意思，可翻譯為「社羣」（community）、「社團」（association）或「伴侶」（companionship）等。在舊約，חָבֵר 與*communio*的意思相符，名詞可譯作「同伴」（賽四十四11），動詞則有「會合／聯合／相連」（創十四3；出二十六3）的意思。[17] 在新約，與*communio*同義的κοινωνια出現十九次，可翻譯

[16] T. Desmond Alexander and David W. Baker, eds.,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Pentateuch*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3), 420.

[17]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79.

為「彼此交接」、「團契」（徒二42）、「連合」（林前一9）、「同享」（林前十16）、「契合相通」（林後六14）、「參與／有分」（林後八4）及「分享」（來十三6）等。

文法上，*sanctorum communionem*便有幾個可能意思：[18]（1）假如*sanctorum*是一個「賓語式所有格」（objective genitive），而它是中性（neuter）的話，那麼*sanctorum communionem*的意思便是「參與在聖物中／聖物共享」（participation in holy things / sharing of holy things）。（2）假如*sanctorum*是一個「賓語式所有格」（objective genitive），而它是男性（masculine）的話，整個片語便指向「有分於／參與在聖徒中」（participation in the saints）或「由聖徒所組成的社羣／團契」（the *communio* which consists of the saints）。（3）假如*sanctorum*是一個「佔有式所有格」（genitive possessive），而它是男性（masculine）的話，那麼*sanctorum communionem*便帶着「聖徒所共同擁有／分享」（the participation which the *sancti* have）的意思。故此，我們一般所用的「聖徒相通」只取了其中一個可能性（即男性的*sanctorum*），而其意思亦不太明顯：究竟它是指「有分於／參與在聖徒中」、「由聖徒所組成的社羣／團契」，還是「聖徒所共同擁有或分享的東西／特質／基礎」呢？

單從字義的分析，*sanctorum communionem*存在多個翻譯的可能性。我們不要太快把它解作「聖徒相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究竟在〈使徒信經〉中，"Credo..*sanctorum communionem*"是甚麼意思呢？哪個翻譯最準確？單靠〈使徒信經〉，我們實在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判斷。另一方面，*sanctorum communionem*與「聖而公之教會」（*sanctam ecclesiam catholicam*）緊隨在「我信聖靈」（*Credo in Spiritum Sanctum*）之後，暗示「教會」（ἐκκλησία）與*sanctorum communionem*

[18]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69.

乃聖靈的產物。然而，兩者有何分別呢？*sanctorum communionem*與「教會」是同義的，還是「教會」的進一步解釋，指向教會裏某個實踐呢？

二　不同的理解：爭議與發展

凱利指出，*sanctorum communio*這片語在西方是罕見的，其意義亦不穩定。[19] 與之同義的希臘片語κοινωνία τῶν ἁγίων在東方教會則比較普遍和確定，意思指到「參與在聖物中」（participation in the holy things），當中的「聖物」直指聖禮的元素。[20] 學者賓高（Stephen Benko）承認，*sanctorum communio*這片語發源於西方教會，然而他指出東方教會有關洗禮與除罪的實踐，亦影響西方教會對*sanctorum communio*的理解。[21] 在東方教會的實踐裏，上帝的赦罪來自人接受洗禮（baptism to the remission of sins）。在〈使徒信經〉裏，*sanctorum communio*的位置剛好出現在「聖而公之教會」與「罪得赦免」之間，正是表達與東方教會一致的看法。故此，賓高相信*sanctorum communio*有聖禮的含義，即是說，*sanctorum*被看為是中性的（neuter）。究竟這看法在西方教會有多普遍呢？這個問題值得再深入探討。至少我們知道，*sanctorum communio*在早期教會不限在「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這個普遍的理解上。*sanctorum communio*亦可指「參與在聖禮中」（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上帝設立教會，為要讓人分享在基督裏各樣的美善和恩賜，方法是透過參與聖禮，與耶穌基督聯合起來（羅六1～14）。從這角度看，〈使徒信經〉第三個部分是一個整體，

[19]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389.

[20] Kelly, *Early Christian Creeds*, 389-90.

[21]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63-64.

強調人在聖靈所創造的教會裏，透過參與各樣聖禮，能夠分享基督的救恩，即罪得赦免、身體復活與永生。負面的含義是：離開了教會所執行的聖禮，人便不能分享基督的救恩。

「教會以外沒有拯救」（*salus extra ecclesiam non est*）這看法後來被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Thascius Cyprian，約200-258年）加以發展和鞏固。對於居普良，救恩發生於洗禮，而洗禮必須由經過合法按立的主教執行。經過洗禮，重生的信徒應當堅定不移地效忠唯一真正的教會，而真正的教會及其合一是由合法任命的主教（即通過「使徒統緒」〔apostolic succession〕）來維持和體現的。簡言之，教會紮根在由主教所主持的聖禮上。[22]

到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的時候，*sanctorum communio*傾向從「聖徒相通」的角度理解，但「相通」（*communio*）的觀念亦有聖禮的向度。面對多納徒主義（Donatist）的衝擊，奧古斯丁提出教會的實在（ecclesial reality）包含兩個層次：教會乃「聖禮的共融」（*Communio Sacramentorum*）及「聖徒相通」（*Communion Sanctorum*）。[23] 多納徒主義者認為，教會是由聖徒組成的身體，罪人不可留在當中。這個見解與當時的處境有關。在羅馬帝國逼迫教會期間（約於303-313年），有不少信徒、牧者變節，甚至出賣信徒。[24] 逼迫過後，多納徒主義者主張把那些變節者、賣教者趕出教會，因他

[22] J.N.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rev. ed. (New York: HarperSanFrancisco, 1978), 203-7；奧斯邦著，吳瑞誠、徐成德譯：《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107～118。

[23] Tim Kelly, "Augustine Ecclesiology," available from <http:// http://www.stmarymagdaleneflint.org/class/Augustinian%20Ecclesiology.pdf> (accessed 5 Nov 2013), 7-8.

[24] 譬如在逼迫期間，私藏聖經是不合法的，有些基督徒在畏懼之下不單向政府交出聖經，並供出在那裏有人私下收藏聖經。多納徒主義者拒絕與那些出賣教會的人共享聖餐。

們相信，教會是一個聖徒羣體，在地如在天。[25] 此外，他們堅持恩典不能透過有罪的人傳送。由罪人主持的聖禮不單無效，更是被罪污染。[26] 奧古斯丁反對，堅持教會是由聖徒和罪人組成的一個「混合體」（*permixta ecclesia*）。耶穌基督的教會是普世的，同時包括良善和邪惡的分子，要等到末日審判的時候，兩者才明確被分別出來。[27] 問題是，聖經不是明言基督的新婦是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弗五27）嗎？這裏，奧古斯丁把「實質的教會」（essential church）與「經驗的教會」（empirical church）區分出來。[28]「實質的教會」是奧祕的、不能見的、在天上的及完全奉獻給主的。它是上帝所揀選的聖徒羣體，是聖潔的、無玷污的。相對於「實質的教會」，「經驗的教會」則是制度上的、能見的、不完美的、混合的及受時空的限制。兩個層次合在一起便構成教會的實在（ecclesial reality）。一方面，教會在經驗上乃「聖禮的共融」（*Communio Sacramentorum*）。作為一個聖禮的制度和可見的組織，奧古斯丁堅持教會同時容納罪人和義人。[29] 在聖禮的共融上（communion of sacraments），義人與罪人維持外在的、表面的合一。耶穌不是與出賣祂的人（猶大）一同坐席嗎？在這個可見、經

---

[25] 奧斯邦：《基督教神學思想史》，頁280。

[26] Kelly, "Augustine Ecclesiology," 3.

[27] 這不是說教會因此便可以縱容罪。奧古斯丁區分兩種形式的共存，一種是「肉體上的共存」（physical coexistence），另一種是「靈性上的共存」（spiritual coexistenc）。在「肉體上的共存」上，好人與惡人都要被接納，以免破壞教會的合一；在「靈性上的共存」上，我們的心靈與慾望卻要遠離罪。J. Van Bavel Tarsicius, "Church," in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ed. Allan D. Fitzgera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173.

[28] 與此呼應的區分有「地上的教會」（the terrestrial church）與「天上的教會」（the celestial church）、「在時空裏的教會」（the church in time and space）與「教會乃上帝之城」（the church as city of God）、「教會乃制度」（the church as institution）與「教會乃基督的身體」（the church as body of Christ），及「聖潔的教會」（the holy church）與「有罪的教會」（the sinful church）等；Tarsicius, "Church," 169。

[29] Kelly, "Augustine Ecclesiology," 5-8.

驗的教會中，信徒彼此禱告，互相幫助，使每個人成為義人（virtuous people）。另一方面，教會在實質上乃「聖徒相通」（*Communio Sanctorum*）。在這個意義下，「聖徒」只是那些真正與基督聯合，並宣認基督是主的人。這些屬於少數的人是聖潔的，也是忠信的。通過上帝的臨在，眾聖徒在愛裏聯合為一。[30] 概念上，我們可對*communio*作出如此的區分，但在經驗上兩者卻是混合的，不能用肉眼分辨出來。那些有分於「聖禮的共融」（*Communio Sacramentorum*）的人，不都是在「聖徒相通」（*Communio Sanctorum*）中，而那些在「聖徒相通」（*Communio Sanctorum*）中的人卻參與「聖禮的共融」（*Communio Sacramentorum*）。總之，兩個層面是可以區分卻又有若干的重疊性，而洗禮是進入兩個層次的共融（communions）的先決條件。[31]

到了中世紀，天主教神學致力把「聖禮的共融」與「聖徒相通」貫通起來，相信地上的信徒通過聖禮及其他信仰實踐（如尊敬聖徒、購買贖罪券及朝聖等）可與天上的聖徒聯繫，分享他們的「善功」（Güter）。天主教神學在「仁愛」（*caritas*）的觀念上，定下一個「善功同享」的法則（das Gesetz der Gütergemeinschaft）。[32] 由於教會乃基督奧祕的身體（die Kirche als der mystische Leib Christi），而身體的各部分是藉着「仁愛」連絡起來的，故此一個人的善功可以通過教會轉移到其他人身上去。再推進一步，他們認定「善功共享的關係」（Gütergemeinschaft）不限制在地上的羣體裏。在可見的信徒羣體背後存在一個不可見的「善功寶庫」，那裏儲存着馬利亞與眾多聖徒極大量的「善功」（Güter），讓地上的信徒可以支取。通過聖禮，特別

[30] Kelly, "Augustine Ecclesiology," 8.

[31] Kelly, "Augustine Ecclesiology," 8.

[32] Paul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Die Gemeinde im lutherichen Kirchengedanken* (München: Thr.Kaiser Verlag, 1929), 14.

是聖餐禮，信徒不單與耶穌基督聯合，亦可在寶庫中領取眾聖徒的善功，使自己累積足夠的功德，從而縮短在煉獄的淨化過程，早日與榮耀的主相見。在「教會是基督的身體」（der Leib Christi）這個大前提下，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將*communio*分開兩方面說。一方面，它指到耶穌基督（作為頭）與眾信徒（作為肢體）的溝通。在這個意義下，*sanctorum communio*便有聖禮的含義，與「罪得赦免」（*remissio peccatorum*）關連起來。耶穌基督通過教會的七個聖禮讓罪人分享各種恩賜，包括罪得赦免。[33] 另一方面，眾肢體亦透過「善功共享的關係」（Gütergemeinschaft）分享眾聖徒的善功（die gute Werke）。在這個意義下，*sanctorum communio*便指向「聖徒相通／相交」（die Gemeinschaft der Seiligen），即取了男性的意思。[34] 當亞奎那使用*sanctorum communio*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指着第二個意思而言（即「聖徒相通」），但學者提醒我們，不要忽略*sanctorum communio*也有第一個意思：[35]

> 使徒在教會所相信和傳遞的，在眾事物之中便有善功的共享，即是*sanctorum communion*……所以，基督的善功向所有基督徒溝通，有如頭讓所有的肢體分享其卓越之處。如此的溝通是通過教會的聖禮發生的，在這裏基督那受苦的美德是活躍的；它是活躍的，乃透過除罪的恩典……通過這七個聖禮，我們得到罪的赦免，因此有話被加上：*remissionem peccatorum*。

---

[33]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15.

[34]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15.

[35] Benko, *The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113-14. "Among the other things that the apostles believed and transmitted is that in the Church there is a communion of goods, and that that is what is called: *sanctorum communio*...Thus, the good of Christ is being communicated to all Christians, just as the excellence of the head is communicated to all members. This communication takes place through the sacraments of the Church, in which the virtue of the

到宗教改革的時候，馬丁路德極力反對此種「善功共享」的觀念和實踐。首先，他更正「聖徒」的意思。「聖徒」是指着教會全體的成員而言（alle Glieder der Gemeinde），並非教會中某個特殊的羣體。「聖徒」是指到活着的人，而不是已死的人。[36] 此外，路德對「相通」（*communio*）的理解亦作出了三方面的修正：（1）從天上到地上。他認為「相通」是具體的，只能夠在活着的信徒中實現。[37]（2）從善功到服侍。對於路德，「相通」不是指分享天上聖徒的功德，乃是地上的信徒實踐互相擔當，彼此服侍。真正的善是基督的肢體彼此為對方面活（füreinander）。[38] 路德不否定教會中有些信徒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exempel），透過他們對上帝的認識和認定（如謙卑的態度或在苦難中保持忍耐）及上帝賜予他們的恩典，可以激發、增加其他人對上帝的認識和信靠。在路德眼中，這才是「善功共享」（Gütergemeinschaft）的真正意思。[39]（3）從利己到為他。這裏，路德批評天主教對「善功寶庫」的了解，認為它只會進一步加強人的唯我主義（egoistisch）與利己心態（für sich selber）。[40] 在這個意義下，聖徒行善只是為了賺取功德，而普通信徒到教會去也是為了領取功德，使自己的善功得以滿足，確保進入天堂。對於路德，這樣的實踐不能真正落實聖經關於「與他者在一起生活」（Miteinanderleben）的教導。要實踐「聖徒相通」，教會首先要從這些錯誤的觀念和實踐中釋放出來。惟有建立在「因信稱義」

---

passion of Christ is active; it is active in conferring grace for remission of sins...Through these seven sacraments we obtain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therefore at once is added: *Remissionem peccatorum*." S. Thomas Aquinatis, *Opuscula Omnia*, vol. IV, ed. Mandonnet (Paris, 1927), 381.

[36]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27-28.

[37]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28-29.

[38]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30.

[39]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31.

[40]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34.

之上的教會羣體，才能讓信徒享有真正的自由；只有當眾信徒從自我中心中釋放出來，才能效法基督，實踐彼此服侍、互相擔當的教導。[41]

路德肯定，教會是一個「社羣」（Gemeinschaft），但他對「社羣」的理解與天主教不同。「教會乃社羣」（die Kirche als Gemeinschaft）注重在「集合／聚會」（die Sammlung）與「分享／參與」（das Teihaben）之上。當一班跟隨基督的人聚集起來，共同參與在基督的恩典裏，並無私地實踐彼此分享，教會便出現。路德強調教會合一（die Einheit），視教會如同一人（eine Person）。在他看來，構成教會合一的有兩方面：眾信徒在基督裏共同分享各種的恩賜（弗四4～6）及信徒間實踐互相擔當和彼此分享（加六1～2）。順着他對「聖徒相通」的理解，教會被界定為一個「與他人一起」（miteinander），同時也是一個「為他人」（füreinander）的羣體。這個羣體是獨特的，因她是一個「以愛結連起來」的團體（die Liebesverbundenheit），接受基督的律法（das Gesetz Christi）規管，即「愛人如己」，如同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展現的愛一樣。[42] 如此看來，*sanctorum communio*是「聖而公之教會」的進一步闡釋。這個理解的轉向深深影響着西方基督教，「聖徒相通」（communion／community of saints）成為翻譯和解釋*sanctorum communio*的主要向導。

從以上簡短的討論可見，*sanctorum communio*的意思不限在「聖徒相通」裏。然而，從早期教父到宗教改革，「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慢慢主導着基督徒對*sanctorum communio*的理解，而它的另一個意思——「參與在聖禮中」（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則被淡化和邊緣化。譬如巴克萊（William Barclay）在解釋〈使徒信經〉的時候，

[41]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35-36.

[42] Althaus, *Communio Sanctorum*, 39-48.

便是以「在聖徒相通裏」（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作第八章的題目，內文就只有一小段文字指出「相通／共融」（communion）有參與聖禮的向導。[43] 雅澳（Nicholas Ayo）在討論*sanctorum communio*的時候，開首便指出拉丁文*communionem sanctorum*的意思是「聖徒相通」（the communion of saints）。[44] 然而在內文中他卻指出*communionem sanctorum*有兩個解讀，一個是「聖徒的聯合」（the common union of holy people who are the saints），另一個便是「在聖物中聯合」（the common union in holy things）。[45] 在介紹兩個解讀的背景和意義後，雅澳的總結是：「更正教的傳統對聖徒相通的解讀比較容易接受」（The Protestant tradition is more comfortable wit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as the people of the church）。[46] 楊牧谷在《使徒信經新釋》的第二十四章亦是以「聖徒相通」作為題目。他指出，「聖而公之教會」是關於教會的本質，以及教會和教會之間的關係。「聖徒相通」則是教會的生活，是信徒與信徒之間的關係。[47] 在討論中，楊牧谷完全沒有提及*sanctorum*的意思，除了男性的「聖徒」外，還有中性的「聖物」。楊牧谷一開始便假定*sanctorum communio*只有「聖徒相通」的意思，然後

---

[43] "Sometimes we call the sacrament of the Lord's Supper quite simply The Communion. That sacrament was meant to be the *koinōnia*, the act of sharing and of fellowship *par excellence*. It was meant to be an act and an occasion where above all places on earth men and women have fellowship (*koinōnia*), communion with one another and with God." William Barclay, *The Apostles' Cree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48.

[44] "The Latin 'communionem sanctorum' means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Within the holy church there is a saintly common union. Within the holy church there is a fellowship of membership." Nicholas Ayo, *The Creed as Symbol* (Nor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1989), 130.

[45] Ayo, *The Creed as Symbol*, 131.

[46] Ayo, *The Creed as Symbol*, 134.

[47] 楊牧谷著：《使徒信經新釋》，二版（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2003），頁233。

在結論上指出，教會要建立一個「為他人存在的羣體」（a community for others），把聖徒相通的生活落實出來。[48]「參與在聖禮中」（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這個解讀，自宗教改革之後，漸漸被更正教信徒所忽略和遺忘。

三　當代的意義：教會乃共融體

到二十世紀，「共融／相通」（communion）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推動下，慢慢成為建構教會論的核心概念。普世基督教協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WCC）屬下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The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在1998年發表一份關於教會論的報告書，內容便指出「教會乃團契／共融」（The Church as *Koinonia*／Commuion） 這個主題能幫助各宗派就「教會的本質」達成共同的理解：[49]

> *Koinonia*（Commuion）這個觀念是根本性的，能恢復一個關於教會的本質及其可見的合一的共同理解。*Koinonia*（communion, participation）這個術語在新約、教父和宗教改革的著作中均被使用，並與教會關連起來。雖然這個術語在後來的世代中仍被使用，今天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中它再一次被提出來，成為理解教會的本質和目的之鑰匙。

---

[48] 楊牧谷：《使徒信經新釋》，頁241。

[49] 下載自<http://www.oikoumene.org/en/resources/documents/>（2008年1月25日下載）。"The notion of *koinonia* (communion) has been fundamental for revitaliz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hurch and its visible unity. The term *koinonia*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is used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ristic and Reformation writings in relation to the Church. Although in later centuries the term remained in use, it is being reclaimed today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hurch." (WCC,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hurch: A Stage on the Way to a Common Statement," III.A.48)

天主教神學家迪拉爾德（J.M.R. Tillard）和應，指出「團契／共融」（*koinonia* / communion）是梵蒂岡第二次大會的一個重要主題，清楚表達出一些關於教會本質和使命的重要聲明："...at Vatican II *communion*—however rarely mentioned—represents the horizontal line on which the major affirmations about the Church and its mission stand out clearly"。[50] 按使徒行傳的記載，迪拉爾德認為聖靈、使徒的見證（the apostolic witness）及共融（communion）乃教會構成的三個主要元素。[51]

另一位天主教神學家麥當諾（Kilian McDonnell）指出，「團契／共融」（*koinonia* / communion）是一個帶有強烈基督論和聖靈論取向，及強調參與性的概念類別。用這個概念建構起來的共融教會觀（communion ecclesiology） 能將眾多神學主題整合起來，包括參與在三一上帝的生命中（participation in Trinitarian life）、參與在聖靈的共融中（in communion in the Holy Spirit）、參與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in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參與在聖餐中的（基督）身體和血（in the eucharistic Body and Blood）、參與在福音中（in the gospel）及參與在分享物品和經濟機會中（in sharing material good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52] 在詳細回顧梵蒂岡第二次大會（1962-1964年）、普埃布拉會議 （Puebla conference，1979年）及在1985年舉行之主教會議（Synod of Bishops，1985年）後，麥當諾指出「共融」（communion）乃三個大會的共同主題，以三一論作為理論基礎。[53] 這個以「共融」

---

[50] J.M.R. Tillard, *Church of Churches: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trans. R.C. De Peaus and O. Praem (Collegeville: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2), xi.

[51] Tillard, *Church of Churches*, 8.

[52] Kilian McDonnell, "Vatican II (1962-1964), Puebla (1979), Synod (1985): *Koinonia/ Communio* as an Integral Ecclesiology,"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25:3 (Summer 1988): 399.

[53] McDonnell, "Vatican II (1962-1964), Puebla (1979), Synod (1985)," 421.

建構起來的教會觀，十分重視教會與聖禮的相互關係：教會產生聖餐及聖餐產生教會（the church makes the eucharist, and the eucharist makes the church）。麥當諾認為這是早期教父的一個重要發現。[54] 可見，「共融教會觀」（communion ecclesiology）的一個特色是強調聖餐對共融關係的建構作用。由此引伸出來的，便是探討主持聖餐者與領受聖餐者的共融關係。跟隨早期教父的思想（如伊格那丟〔Ignatius of Antioch〕，約35-107年），天主教的主教制度是以執行聖禮這個核心建立起來的。在主教制之下，主教與信徒之間似乎存在一個層級的關係，然而兩者通過舉行聖餐一直保持着極深厚的共融關係。麥當諾因此提出，主教間的共融關係（hierarchical communion）是次要的實在（second-order realities），而神學上的「共融／相通」（*communio*）才是首要的（first-order）。[55]

關於聖禮與共融，東正教神學家吉祖拉斯（John Zizioulas，1931年－ ）有精彩的討論。對於吉祖拉斯，教會不只是一個制度（an institution），乃是一種獨特的「存有的方式」（a way of being）。[56] 他的意思是，教會必須按三一上帝的存有方式來建構自己，藉此反映上帝的形象："the Church must herself be an image of the way in which God exists"。[57] 三一上帝的存有方式是怎樣的？我們如何知道？借助古希臘教父的神學思想，吉祖拉斯在位格的觀念（the concept of person／personhood）上開展他的三一上帝觀。上帝既是由三個位格組成（聖父—聖子—聖靈），同時亦是聖經所宣告是獨一真神。吉祖

[54] McDonnell, "Vatican II (1962-1964), Puebla (1979), Synod (1985)," 422.

[55] McDonnell, "Vatican II (1962-1964), Puebla (1979), Synod (1985)," 407.

[56] John D.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Studies in Personhood and the Church* (Crestwood: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7), 15.

[57]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15.

拉斯認為，這個既三且一的奧祕只有通過「共融」的概念才可表達出來。[58] 上帝是甚麼？從存有的方式看，上帝是一個「在共融中的存有」（being-in-communion）。教會若要在地上反映上帝的形象，她的存有方式便需要以「共融」（communion）來塑造自己。當教會參與在三一上帝的生命中，也會被塑造成為一個共融的存有（being as communion）。

教會如何參與在三一上帝的生命中？答案落在聖餐上：「教會是在聖餐裏及通過聖餐」（the church is in the Eucharist and through the Eucharist）。[59] 通過領取基督的身體和血，眾信徒能分享三一上帝的生命，然後被建構成為一個共融體。[60] 前者是後者的本體基礎（ontological basis）。沒有分享到三一上帝的生命，共融體是建構不出來的。共融關係從來不是一個單純訴諸意志或模仿的道德問題。同時，當主持帶領會眾一起舉行聖餐，教會作為一個「在共融中的存有」（being-in-communion）便具體地彰顯出來。[61] 在舉行聖餐的時候，信徒的「眾」與教會的「一」的張力能保持下來，彼此沒有消除對方——既是「一在眾之中」（one in many），也是「眾在一之中」（many in one）。通過聖餐，眾信徒連於元首基督而成為一個身體（a body of Christ），同時這一位基督（One Christ）成為眾信徒的代表、集體的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y）。[62]

---

[58] "The being of God is a relational being: without the concept of communion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speak of the being of God."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17.

[59] John D. Zizioulas, "Die Welt in eucharistiche Schau und der Mensch von Heute," *Una Sancta: Zeitschrift für ökumenische Begenung* (1970): 342.

[60] "Thus the eucharist was not the act of a pre-existing Church; it was an event *constitutive* of the being of the Church, enabling the Church to be. The eucharist *constituted* the Church's being."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21.

[61]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21.

[62]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145.

誰可領聖餐呢？答案是只有相信耶穌基督並接受洗禮的人可以。如此，洗禮與聖餐便是教會能夠成為一個共融體的重要禮儀。在早期教父的思想指導下，吉祖拉斯將人的生存方式（modes of existence）分為「生物上的存有」（hypostasis of biological existence）及「教會式的存有」（hypostasis of ecclesial existence）。[63]「生物上的存有」是指到一個人出生後便活在受肉身和自然主宰的各種情慾中。在此種生存方式下，個人主義、分離、偽善、死亡是必然的結果。「教會性的存有」則是從「生物上的存有」釋放出來，能擺脫肉身的主宰性和自然的必然性。人在此種生存方式下能享受真正的自由、愛和生命。[64] 人如何從一個生存方式轉到另一個生存方式上？答案便是通過洗禮和重生。對於吉祖拉斯，洗禮在本質上是一個存有的建構行動（Baptism as new birth is precisely an act constitutive of hypostasis）。[65] 洗禮讓人經歷重生，聖餐則讓人分享三一上帝的生命。換句話說，沒有參與聖禮的人便不能分享三一上帝的生命，「在共融中的存有」（being-in-communion）因此也不會在他們中間出現。[66]

用〈使徒信經〉的語言表達，「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必須倚賴「聖禮共享」（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來維持與實現。沒有後者的參與，前者的相通便失去建構的基礎。通過聖禮，人不單分享蘊藏在三一上帝裏的各樣美善和恩賜，包括罪得赦免、身體復活和永生，同時間那聖而公的教會亦被塑造和體現出來。可見，

---

[63]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50.

[64] 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53.

[65] "Baptism as new birth is precisely an act constitutive of hypostasis. As the conception and birth of a man constitute his biological hypostasis, so baptism leads to a new mode of existence, to a regeneration (1 Pet. 1:3, 23), and consequently to a new "hypostasis.""Zizioulas, *Being as Communion*, 53.

[66] John D. Zizioulas, *Lectures in Christian Dogmatics*, ed. Douglas H. Knight (London: T&T Clark, 2008), 116.

*sanctorum communio*比維持在水平線上的信徒關係豐富得多。對於吉祖拉斯，「共融關係」並不限制在堂會（congregation）或地方教會（local church）裏。當眾教會一同參與聖禮，那將來在天上一同敬拜的情境便在地上預演、預示出來：[67]

> 在聖餐中教會在地上成為上帝的共融的形象。在主再來之前，這個形象在教會中落實。在神聖的聖餐中，所有分散的上帝子民都聚集一起，擁有一個基督的心思，就是那位作為身體的元首及獻給父上帝的一切創造物的總和。

以上都是當代神學家的看法，來自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聲音。基督教又如何呢？上文提到，基督教比較接受「聖徒相徒」的看法，注重弟兄姊妹彼此為對方而活。以信義宗為例，潘霍華的博士論文便用了*sanctorum communio*作研究的主題，內容針對教會的社會學作出神學性的討論（eine dog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Soziologie der Kirche）。[68]與路德一樣，潘霍華的教會論是從基督論（或十架神學）建構出來的，強調「基督以教會羣體的方式存在」（Christus als Gemeinde existierend）。一方面，教會羣體是在基督裏被揀選的（die Gemeinde ist in ihm erwählt），這是指到在基督裏所開創的新人性（die neue Menschheit）及由此而來新的社會關係（die neue Sozialbeziehung）。[69]這個新造的人不再活在亞當的權勢下，即不再是一個單純考慮自身利益、為自己而活的獨立個體。耶穌基督的救贖把舊人更新轉變，使之

---

[67] Zizioulas, *Lectures in Christian Dogmatics*, 146. "In the Eucharist the Church is becoming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on of God on Earth. In the Church this image is being realized here on earth in advance of the Lord's return. In the divine Eucharist, all the scattered people of God assemble together, with one mind, who is Christ, the head of the body and the summation of all creation offered to the Father."

[68] Dietrich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Eine dogmatische Untersuchung zur Soziologie der Kirche*, heraus. Joachim von Soosten (Gütersloher: Chr. Kaiser, 2005).

[69]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85-86.

成為一個願意為他者而活，主動回應他者訴求的一個有道德責任的人（eine ethisch-verantwortliche person）。這個新人的面貌在基督那為他者死於十架的替代性行動上（stellvertretendes Handeln）體現出來。[70] 基督的「我」（Ich）是一個倫理性的集體位格（ein ethische Kollektivperson），預設「你」（Du）的存在：「我」把「你」的需要擔在自己的身上，使「你」的重擔成為「我」的重擔。由此引伸來的社會關係便是一個看重彼此擔當的團契關係。當潘霍華提及「教會存在於基督裏」，就是指着新造的人與新的社會關係已存在於基督裏而言。

另一方面，潘霍華提出「教會是基督的臨在」（die Kirche ist Gegenwart Christi），指涉基督裏的新人性和新社會關係在歷史裏的落實過程 （Aktualisierung）。[71] 當基督的跟隨者在聖靈的塑造下成為一個「愛的社羣」（Liebesgemeinschaft），耶穌基督在世上便成為可見的、可經驗到的實在。在這個「愛的社羣」中，信徒彼此為他者而活（Füreinander），與他者在一起 （Mieinander）。對於潘霍華，這便是「聖徒相通」（*sanctorum communion*）的意思，具體的實踐包括服侍鄰舍、彼此代求及互相認罪三個方面。[72] 在這個意義下，教會不是一個社會組織、宗教制度或志願團體。教會是「聖徒相通」，她是在基督裏所更新的人性及其社會關係的一個具體落實。可見，與路德相同，*sanctorum communion*是進一步界定「教會是甚麼」的限定語（qualifier）而已。

這個了解卻在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衝擊下出現了變化。另一位信義宗學者詹信 （Robert Jenson，1930年生）便肯定「共融教會論」（communio ecclesiology）的價值，認為這是梵二後普世教會所達到的

[70]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90-92.

[71]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06-13.

[72] Bonhoeffer, *Sanctorum Communio*, 122-28.

主要成就："The SO-CALLED *communio* ecclesiology has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become a major achievement of ecumenical consensus"。[73] 詹信指出，「共融教會論」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第一部分是關於教會的本體基礎（the church's ontological foundation），當中闡釋教會與三一上帝的關係。詹信以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在1982年於慕尼黑舉行的大會為例，指出從三一論探討教會的共融關係（the Trinitarian *koinonia*）已是一個共識。[74] 與吉祖拉斯的看法一致，詹信肯定教會的共融特性乃按照三一上帝的內在關係構成。第二部分關係到教會的結構（church's structure），當中闡釋教會與教會之間的關係。對於詹信，共融不限在堂會或地方教會上。教會作為一個共融體乃存在於地方教會的網絡中（the church is a communion [*communio*] subsisting in a network of local churches）。[75] 由於教會按照三一上帝的生命建構出來，她必然是一個教會（one Church），同時亦是眾多的教會（many churches）。詹信提醒我們，「聖徒相通」不單體現在地方教會中（the local church as a communion of persons），同時亦體現在教會與教會的共融關係上（the one catholic church as the communion of all churches）。[76] 此種共融關係在哪裏最具體地體現出來呢？詹信認為，聖餐便是教會共融的中心：

> 聖餐是教會那持續不斷的共融的中心。所以，地方教會彼此之間的共融是紮根在聖餐的團契、彼此分享聖餐上；一所教會的共融不過是一個由聖餐而來的普世性團契。[77]

---

[73] Robert W.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in *The Catholicity of the Reformation*, eds. Carl E. Braaten and Robert Jens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1.

[74]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1.

[75]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2.

[76]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9.

[77]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9. "The center of the continuing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is eucharist. Therefore the communion of local churches with each other is foundationally their eucharistic fellowship, their sharing of the Supper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communion of the one church is nothing but a universal fellowship of the eucharist."

詹信的分析把我們帶回「聖禮共享」（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這個一直被基督教忽略的層面上。「共融」（communion）指向教會與三一上帝的垂直面，同時亦指向教會內眾信徒之間及教會與教會之間的橫向面，整個共融的中心就落在聖餐上：[78]

> 教會在聖靈裏與聖子一起聚集，為的是向聖父發出祈求和表達崇敬。由於聖餐是教會共融的基督論式和聖靈論式的中心，因此在聖餐裏發出感恩的祈禱或Anaphora便是教會行動的中心，藉此教會背誦與讚美父上帝在聖子裏通過聖靈所作的拯救性行動，同時教會藉此給予她的讚揚聲一個屬於三一關係的外在形式：讚美、回憶與祈願。

聖餐的核心性在於"*sanctorum communio*"的體現性（embodiment），也在於它的建構性（constitution）。詹信強調，教會的團契關係（*koinonia*）從根本上說並不是指到信徒之間的聯繫，因她是從參與在三一上帝的共融關係那裏產生出來的。三一上帝的存有才是最根本的團契（*koinonia*）。[79] 與吉祖拉斯相似，詹信認為聖禮是連接教會與三一上帝的橋樑。通過浸禮，基督的跟隨者被納入三一上帝的生命裏，隨即產生教會羣體出來。這個通過浸禮被創造出教會羣體，

---

[78]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8. "The church gathers with the Son and in the Spirit, to petition and adore the Father. As the christological and pneumatological center of the church's *koinonia* is the eucharist, so the central act of the church at eucharist is the 'Great Thanksgiving' or *Anaphora*, in which the church recites and glorifies the saving actions that the Father has performed in the Son by the Spirit, and in which the church gives its praises the explicit form of the triune relations, as praise, *anamnesis*, and *epiclesis*."

[79] "The *koinonia* that is the church is not foundationally our association with one another. The *koinonia* that is the church is foundationally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in the incarnate Christ; then, because our participation in God i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iune God whose very being is *koinonia*, our joint participation in God becomes our participation with one another."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5.

繼而在舉行聖餐之中被制定（enactment）。[80] 上文提到，*sanctorum communio*在〈使徒信經〉及早期教會中存在兩個可能意思，其中一個便指涉「聖禮共享」方面，只是在基督教發展的過程中，這個向度一直被「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所掩蓋。現在，詹信把這個向度重新提出來，值得作為基督徒的我們認真思考、討論。

四　啟迪與挑戰

本文旨在點出*sanctorum communio*有兩個可能意思，除了指涉「聖徒相通」（communion / community of saints），也指涉「參與在聖禮中 / 共享聖物」（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 / sharing of sacred things），只是後者在基督教圈子中不被重視，直至普世教會合一運動重新把「共融」（communion）帶回討論後，參與聖禮的行動再次得到注視，成為建構教會論的一個重心。當代的共融教會觀（communal ecclesiology）強調聖禮對*communio*的建構作用，更進一步把教會的團契生活扣連到三一上帝的存有方式上（the way of being of the triune God）。這個被喻為是「教會論的共識」對福音派教會造成一定的衝擊。「共融」、「參與三一上帝的生命」、「聖禮建構教會」等說法都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如何站在福音派信仰的立場上回應這些挑戰？我們如何在福音主義之上加強對「三一上帝、共融、聖禮、教會羣體」的討論呢？這些都是日後需要加強探討的課題。本文並未就教會與三一論作深入的剖析，亦未說明清楚聖禮是如何發揮建構共融關係的作用。作為一個探索式的研究 （exploratory study），本文若能刺激華人信徒認真思考以下的問題，已是一大成就：

---

[80] "These relationships, constituted in baptism, are enacted in the church's celebration of eucharist, of 'the' communion." Jenson, "The Church as Communio," 5.

1. 究竟sanctorum communio在早期教會被提出來的時候是甚麼意思呢？男性還是中性？這個片語在甚麼情況下被加進去？原因是甚麼？

2. 假如*sanctorum communio*是「聖而公之教會」的補充，旨在說明教會是甚麼，那麼每個經驗的教會都要反省自己的組織和行動，是否真的做到「聖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我們明白「團契」（*koinonia*）的意思是「與他者在一起」（being-with-each-other）及「為他者而活」（being-for-each-other）嗎？我們有否聆聽他者的聲音、回應他者的訴求？誰是我們的「他者」？

3. 假如*sanctorum communio*指到「參與在聖禮中」，福音派信徒應如何回應當代神學的挑戰？教會羣體與三一上帝的關係是怎樣的？聖禮的重要性體現在哪裏？洗禮只是一個讓人公開宣認信仰的場合嗎？聖餐只是一個紀念基督和激發信心的禮儀而已？究竟「聖禮」（sacraments）與「共融」（communion）有何關係呢？

4. 假如*sanctorum communio*的應用可引伸到教會與教會、宗派與宗派之間，我們是否願意放下各種包袱，開放自己呢？我們是否單單關心自己教會的發展、自己教會的團契關係？我們是否願意與其他教會相交、團契？假如聖餐是communion的核心，我們可否邀請其他教會與我們一起同領聖餐呢？甚麼是「合而為一」？

5. 最後，究竟真理是甚麼？基督教強調在真理中維持愛的團契關係，這是很重要的。假如「在真理中」（in truth）是指向參與在三一上帝的共融裏，將有何不同的含義？「真理」如何產生「共融／團契」（communion／fellowship），「共融／團契」又如何體現真理？真理能否被約化為信經和教義呢？

今天當我們繼續背誦〈使徒信經〉的時候，是否明白「我信聖徒相通」的意思和意義？

撮　　要

本文旨在點出*sanctorum communio*有兩個可能意思，除了指涉「聖徒相通」，也指涉「參與在聖禮中／共享聖物」，只是後者在基督教圈子中不被重視，直至普世教會合一運動重新把「共融」（communion）帶回討論後，參與聖禮的行動再次得到注視，成為建構教會論的一個重心。當代的共融教會觀（communal ecclesiology）強調聖禮對「共融」（*communio*）的建構作用，更進一步把教會的團契生活扣連到三一上帝的存有方式上（the way of being of the triune God）。這個被喻為是「教會論的共識」對福音派教會造成一定的衝擊。「共融」、「參與三一上帝的生命」、「聖禮建構教會」等說法都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共融教會觀」帶來甚麼啟迪和挑戰？持守福音派信仰的我們又如何回應？作為一個探索性的研究，本文未就這些問題給出肯定的答案。本文認為基督徒不應該一早否定*sanctorum communio*有其聖禮的含義和指向。*Sanctorum communio*的整全意思需要被尊重，也是日後需要被深入探討的課題。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It first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logical laden term *sanctorum communionem* added in the Apostle's Creed has two possible meanings: it refers to "communion of saints" or "participation in sacrament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sacramental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n* was dissipated gradually after Luther's reformation. Since then, "communion/community of saints" becomes the dominant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anctorum communion* in the Protestant circle.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sacramental aspect of communion was revitalized under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f communal ecclesiology. After Vatican II, "communion" becomes a key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hurch i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Such a communal ecclesiology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sacraments in constitu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fellowship and the way of being of the triune God. This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evangelicals who are not so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of "commun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life of triune God" and "sacraments make the churc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 as evangelicals should not deny from the outset the sacramental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n*.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how should we respond to them? A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is article does not give definite answers. It just voices out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sanctorum communio* must be respected and further discussed in the future.